

美国构建供应链联盟的进展、 类型与前景

李冲 陈兆源

[摘要] 在大国战略竞争与全球性挑战日益加剧背景下,联盟由传统军事领域逐渐向供应链等全球治理议题扩展。“9·11”事件后美国国际供应链合作“联盟化”趋势加速,表现为:持续对供应链议题安全化,将特定国家视作供应链威胁来源,联合盟友针对竞争对手供应链实施出口管制、经济制裁、投资审查等集体行动。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初步建成以“集体韧性”为目标,涵盖多地区、多领域、多环节的供应链联盟体系。相关供应链联盟在承诺类型与制度化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覆盖亚太地区、针对半导体等关键先进技术、成员与美国拥有紧密经济安全关系的供应链联盟通常拥有行动性承诺和更高的制度化水平。供应链联盟是美国“中产阶级外交”组成部分,也是其维持霸权地位、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工具,对全球供应链稳定、大国博弈和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均产生显著影响。总体上看,美国供应链联盟仍有继续强化趋势,但发展前景将受大选结果直接影响。

[关键词] 供应链联盟;全球治理;中美关系;美国外交;安全化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4.06.003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4)06-0032-(15)

[收稿日期] 2024-06-26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2023YZD025)

[作者简介] 李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兆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2023年11月27日,美国宣布成立“白宫供应链韧性委员会”(White House Council 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该委员会由国家安全顾问与国家经济顾问担任联合主席,成员包含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长、能源部长等多名内阁官员。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数十项措施以提高所谓“供应链韧性”,并特别提到“深化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接触”“通过创新多边伙伴关系加强全球供应链”。^[1]2024年6月,拜登签发行行政命令,正式确认成立该委员会。鉴于供应链韧性对一国安全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并且美国将联盟作为对华战略竞

NORTHEAST ASIA FORUM

争支柱之一,学界围绕美国的“供应链联盟”开展了大量研究。^①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梳理美国尤其是拜登政府构建供应链联盟的进展;二是评估美国供应链联盟对中国的影响;三是分析美国建设供应链联盟的动因及困境。^②然而,既有文献普遍对供应链联盟本身关注不够。其一,联盟传统上是一种局限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形式,供应链合作是否属于“联盟”值得讨论。其二,美国主导建立的供应链联盟彼此差别较大,而理解联盟间差异恰恰是分析联盟影响的前提。基于此,本文将讨论供应链联盟与传统军事联盟的联系,比较美国供应链联盟的类型差异,并在此基础上研判美国供应链联盟的影响与发展前景。

一、美国国际供应链合作的联盟化趋势

联盟(alliance/alignment)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概念之一。正如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所说,“谈到国际关系,不可能不提到联盟。”^[2]与其他国际合作形式相比,联盟具有三项特征:第一,安全性。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国家首要追求的是安全利益。组建或加入联盟是一国获取安全的重要方式。第二,排他性。联盟界定潜在的朋友与对手。对一国而言,联盟成员属于盟友,而敌人或对手则在联盟外。排他性是联盟与遵循集体安全原则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之间的重要区别。第三,义务性。联盟要求成员履行安全承诺,采取一定程度的集体行动。安全承诺为联盟成员设置了行为规范。根据联盟条约义务条款数据库(ATOP)的分类标准,安全承诺可以分为进攻、防御、中立、互不侵犯、协商五类。^[3]

从政策实践上看,美国官方关于联盟/盟友有严格定义。美国国务院资料显示,只有同美国缔结集体防御条约或协定的国家才可以被称为盟友(或条约盟友, treaty allies);^[4]美国国防部则专门区分了联盟与伙伴——联盟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关于承诺(在战争期间)彼此提供支持的正式协议,战略伙伴关系正式程度低于联盟,一般仅限于在军事交流、信息沟通、文化体验和基础设施改善等领域开展合作。^[5]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国际供应链合作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联盟。

不过,考察联盟三项特征可以发现近年美国国际供应链合作呈现“联盟化”趋势。其一,美国不断将供应链议题安全化。所谓安全化是指将常规政治议题转化为国家安全议题的过程。^[6]传统上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是政治与军事安全。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着跨国交往频率与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上升,军事力量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减弱,政治和军事安全“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冷战结束后,安全化进程显著加速,各国越来越多地把安全同和生命无直接关联的事物相联系,形成了诸如经济安全、发展安全、金融安全等一系列概念。与之相对

^① 广义上的供应链既体现国际分工关系,也体现包括原料生产、技术研发、中间品制造、流通与消费等环节在内的“从供应商的供应商到顾客的顾客”的全过程。参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供应链革命——迈向智能、韧性的转型之路[R].2020:1-2.

^② 参见孙成昊,申青青.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路径与前景[J].美国研究,2023(1):113-137;杨正一.大国竞争时代供应链调整的行为逻辑:安全外部性与战略认知的解释[J].当代亚太,2023(5):71-99;金香丹.拜登政府“印太供应链联盟”的战略逻辑与困境——基于供应链权力视角的分析[J].东北亚论坛,2024(1):80-95;Hai Yang. Securitization, Frame Alignment,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US Chip Export Controls on China[J].The Pacific Review, 2024, 37(5):961-984.

应,“联盟”也从军事领域扩展到其他议题。^①进入21世纪,美国加速供应链安全化进程。“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开始从国土安全和反恐角度关注供应链。^[7]奥巴马政府则首次将供应链安全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台了《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计划通过与国际伙伴的合作提升供应链监测能力。^[8]特朗普上台后进一步提升供应链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2017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称“打造有韧性的供应链是更新应对挑战能力进程中的优先事项”。^[9]拜登甫一上任便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对包括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药品和关键矿产等四个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开展为期100天的审查。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半导体供应链对美国的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性”,美国将团结“志同道合的行动者”“加强美国和盟国的技术领导力”。^[10]

其二,美国将特定国家视作对其供应链安全的威胁。通常来说,围绕全球治理议题建立的合作(或者称联盟),如“国际反恐联盟”“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等,由于针对的是不具有人格特征的外部威胁,或者威胁并不来源于特定国家,往往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供应链安全虽也属全球治理范畴,但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不仅从防止意外性事故的角度谈论供应链安全(safety),更从防止外部蓄意破坏角度关注供应链安保(security),^②将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视作供应链威胁的来源。例如,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称,乌克兰危机表明“能源安全取决于清洁能源……因此美国将与合作伙伴和盟友合作,确保能源安全和可负担性,确保关键矿物供应链”。^[10]沙利文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文表示,“美国供应链过度依赖不可预测的海外市场,其中许多由中国主导,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正在努力与合作伙伴和盟友一起建立……持久有韧性的供应链”。^[11]

其三,美国意图联合盟伴开展集体行动。拜登执政以来,美国以“脱钩”“去风险”等为借口打造平行供应链体系,制定排他性标准和规则,试图将对手规锁至供应链中低端;联合盟友利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产业政策等方式构筑“小院高墙”,阻止竞争对手获得关键先进技术,以期在“大国无战争”的相互依存时代赢得技术竞争与制度竞争。

二、美国构建供应链联盟的进展

当前,美国国际供应链合作的联盟化趋势愈发明显,并已初步构建起以军事盟伴以及所谓“民主国家”为基础,以“集体韧性”为目标,涵盖多地区、多领域、多环节的国际供应链联盟体系(见表1)。^③

① 相关研究参见任琳,郑海琦.虚弱的联盟扩容与全球治理秩序[J].国际政治科学,2022,7(1):1-37;刘丰.从联盟体系到盟伴网络:概念厘清与理论适用性探讨[J].战略决策研究,2024(5):3-15.

② 有研究将此区分为无意安全威胁和有意安全威胁,参见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J].中国社会科学,2021(7):148.

③ 表1中部分国际机制除供应链外还涵盖军事合作等议题。本文之所以将它们也纳入供应链联盟范畴研究,是由于此类合作机制有别于北约、美日同盟等传统军事联盟,体现了“安全化”背景下联盟议题的扩展。

表1 美国供应链联盟概况

名称	成员	成立/更新时间	主要领域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	2021年3月	关键和新兴技术、基础设施、清洁能源、信息通信科技
美日竞争力和韧性伙伴关系 (CoRe)	美国、日本	2021年4月	半导体、信息通信、清洁能源、关键基础设施建设
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TTC)	美国、欧盟	2021年6月	清洁能源、关键材料、药品、半导体、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信息通信技术
美日商业与工业伙伴关系 (JUCIP)	美国、日本	2021年11月	半导体、信息通信、清洁能源、关键基础设施建设
北美领导人峰会 (NALS)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2021年11月	半导体、关键矿产
美韩供应链和商业对话 (SCCD)	美国、韩国	2022年5月	芯片、电池、民用核电、航天发展、网络空间
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 (iCET)	美国、印度	2022年5月	半导体、人工智能、信息通信、国防工业
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PGII)	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欧盟	2022年6月	气候适应型基础设施、清洁能源、信息通信技术、公共卫生
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MSP)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挪威、韩国、瑞典、英国、印度、意大利、欧盟	2022年6月	关键矿产
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 (美洲伙伴关系, APEP)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巴多斯、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巴拿马、秘鲁、乌拉圭	2022年6月	气候、粮食、海关、医疗保健
芯片四方联盟(美国—东亚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工作小组, CHIP 4)	美国、日本、韩国, 中国台湾	2023年2月	半导体
美墨加协定 (USMCA)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	2023年2月	关键基础设施建设
美日荷半导体合作	美国、日本、荷兰	2023年3月	半导体

续表1

名称	成员	成立/更新时间	主要领域
印太经济框架(IPEF)供应链支柱	美国、澳大利亚、文莱、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2023年5月	半导体、关键矿产、冷链服务
美日韩三边合作	美国、日本、韩国	2023年8月	关键矿产、充电电池、技术安全和标准、清洁能源、人工智能
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PAC)	美国、安哥拉、阿根廷、巴西、佛得角、加拿大、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多米尼加、多米尼克、赤道几内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冰岛、爱尔兰、利比里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荷兰、尼日利亚、挪威、葡萄牙、刚果共和国、塞内加尔、西班牙、多哥、英国、乌拉圭	2023年9月	海洋经济、气候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方面,美国将“集体韧性”理念付诸供应链联盟建设实践。2023年1月,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学者车维德(Victor Cha)在《外交事务》发文称,为应对所谓的“中国经济胁迫”,美国应联合盟伴提升“集体韧性”(collective resilience)^[12]拜登政府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车维德的主张。同年10月,沙利文表示美国正在“相互依赖和跨国挑战时代”背景下开展战略竞争,竞争不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还包含经济、科技、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诸多方面,因此美国应努力与盟伴在半导体、医药和生物技术、关键矿物和电池等重要行业建立有韧性的持久供应链。^[11]美国政策界和学术界部分人士主张在供应链联盟中效仿北约经验强化经济集体防御,通过共享信息、联合预警、产业合作等方式加强美国和盟伴抵御供应链风险的能力。拜登政府更是以加强“集体韧性”为名,诱压盟伴封堵尖端技术出口管制漏洞,以反对所谓“经济胁迫”为抓手动员盟伴建立经济集体威慑机制,协调盟伴对竞争对手共同实施经济进攻。

另一方面,美国在重点领域加强同盟伴互动。一是突出对关键技术和资源的关注。在尖端科技领域,美国拉拢日本、韩国、荷兰,中国台湾地区等组建“芯片四方联盟”“美日荷半导体协议”等用来协调产品与技术出口管制。在关键矿产领域,美国发起“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试图统一产品生产、采购和监管标准。二是加强对流通环节的重视。近年来美国指向性地发起和参与“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等涉及基建议题的供应链联盟。三是多线发展差异化合作。在东线美国推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关注清洁能源、矿产和技术领域供应链,完成“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支柱谈判,谋求塑造新一轮国际供应链规则。在西线美国通过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关注供应链安全中所谓的“非市场行为”和“经济胁迫”。在南亚,美国强化与印度在制造业供应链转移方面合作。在非洲,美国建立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关注海洋经济、气候变化。

三、美国供应链联盟类型：承诺差异与制度化水平

如表1所示,美国供应链联盟具有显著差异。以矿产安全伙伴关系与美韩供应链和商业对话为例,前者属于多边机制,关注关键矿产领域,主张提升全球矿产行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后者则是双边机制,聚焦半导体产业,主要协调出口管制政策。因此,如果要想准确分析美国供应链联盟形成的动因和潜在影响,首先应该准确把握联盟之间的形式异同。本文将从承诺差异和制度化水平两个维度对美国供应链联盟分类。选择这两个维度,是因为联盟作为一类国际政治系统拥有不同于单元层次的特征与行为状态,剥离联盟成员层面的特点有助于将联盟放在同一层次进行比较。联盟在系统层面具有安全性、排他性和义务性三个特点。由于美国政府对供应链议题进行安全化,强调特定国家对供应链安全造成威胁,相关供应链联盟在安全性和排他性上的区别并不明显,彼此差异主要体现在义务性上。承诺与制度化则从集体行动方式与程度方面界定联盟的义务性。

联盟关注哪些安全议题、针对哪些行为体、实行何种集体行动是由成文或不成文的承诺所约定的。借鉴有关军事联盟研究的做法,本文将供应链联盟中承诺分为行动性承诺和协商性承诺两类。^①如果联盟要求成员共同实施出口管制、经济制裁、投资审查等行动,表示该联盟包含行动性承诺。例如,美日韩《戴维营协定》规定“加强针对全球供应链可能出现的干扰的政策协调”“加强出口管制合作”。^[13]如果联盟只是一般性地呼吁合作,没有规定成员共同采取行动,代表该联盟仅包含协商性承诺。例如,“芯片四方联盟”目前只要求成员就加强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展开讨论。在判断具体供应链联盟的承诺类型时,本文采取了文本与实践相互印证的方法。鉴于行动性承诺的合作水平更高,如果联盟同时包含两类承诺,本文将该联盟归入行动性承诺类型。

制度化是联盟建立具体且稳定的组织机构与行政设施以管理集体行动的过程。^[1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各国通常在面临迫在眉睫的战争风险时结盟。当作战行动结束后,联盟一般也宣告终止。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联盟更多是为了应对潜在威胁,确保联盟在需要时能有效履行承诺十分重要。制度建设可以产生束手成本(tying hands cost)与沉没成本(sunk cost)^[15],提升联盟成员违约的代价,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技术和操作性困难,是平时时期联盟建设的重点内容。对于军事联盟,学界多以是否拥有统一指挥机构、常设军事组织、共同防卫政策等指标衡量制度化水平。在供应链联盟中,本文认为设有常设组织,或制定共同供应链政策(如制定技术标准、出口管制清单等)说明其制度化水平高。如果联盟没有常设机构推动日常活动,说明该联盟的制度化处在较低水平。美国供应链联盟尚处于初创阶段,制度化水平总体上较北约等成熟军事联盟低,但供应链联盟之间的制度化水平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化。表2展示了美国供应链联盟在类型的差异。

^① 有关军事联盟承诺分类的研究参见 Brett V. Benson and Joshua D. Clinton. Assessing the Variation of Formal Military Alliances[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6, 60(5): 866-898.

表2 美国供应链联盟类型

		制度化水平	
		制度化水平高	制度化水平低
承诺差异	行动性承诺	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印太经济框架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美日竞争力和韧性伙伴关系 美日商业与工业伙伴关系 美韩供应链和商业对话 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	美日韩三边合作 美日荷半导体合作 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协商性承诺	美墨加协定 北美领导人峰会	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美洲伙伴关系 芯片四方联盟 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行动性承诺、制度化水平高

2021年6月美欧峰会宣布成立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作为美欧协调对俄罗斯和 对华政策的重要工具,TTC具有行动性承诺。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TTC第二次部长会议 随即表示“关注俄罗斯和其他潜在的制裁逃避者,协调美国和欧盟的许可政策”;^[16]2022年 12月TTC第三次部长会议表示“决心继续让俄罗斯付出严重而直接的代价……在包括制裁相 关的出口限制方面进行前所未有的合作”;^[17]2023年5月第四次TTC部长会议表示在“出口管 制、打击信息操纵和干扰”等领域对俄罗斯实施联合行动。^[18]在涉华议题上TTC无端指责中 国,表示“对一系列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表示担忧,将继续就中国的经济和产业指令以及其他非 市场政策和实践达成共识”。^[17]在制度化建设方面,TTC除定期召开由成员国外交、商务、贸易 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部长级会议外,还设置了十个常设工作组协调科技标准的合作、全球贸易 挑战和供应链安全、气候和清洁能源、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与竞争力、数据治理和技术平台、 科技滥用导致安全和人权威胁、出口管制、投资筛查以及中小企业取得和使用数字技术等工 作。^[19]2022年5月,TTC宣布建立美国—欧盟战略标准化信息机制(SSI)。^[16]2024年1月,TTC 在第五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举办“传统半导体供应链圆桌会议”和“打造跨大西洋绿色市场”活 动,邀请行业利益相关者参与。^[20]美欧同时围绕将欧盟开采或加工的矿产计入美国《通货膨胀 削减法案》税收抵免问题开展谈判。^[18]

2022年5月,美国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等12个国家宣布发起“印太经济框架” (IPEF)。该框架包含“公平贸易”“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脱碳和基础设施”以及“税收和反 腐”四个支柱。2023年5月,IPEF供应链协议完成实质谈判。根据公布的协议最终文本,IPEF 成员承诺通过建立关键部门和商品标准、增加关键部门和商品投资、强化供应链物流、增强劳 工作用、提升供应链透明度等五项行动提高供应链韧性与效率。为落实上述行动,IPEF将建 立政府间信息共享和危机响应机制。供应链协议于2024年2月正式生效后,IPEF建设的重点

将是供应链理事会、危机应对网络和劳工权利咨询委员会等常设机制。^[21]在经济合作方面,2023年9月IPEF部长级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将增加关键部门和商品的韧性和投资,加强行业能力,支持关键部门的贸易和投资,以及促进先进制造技术的投资和应用。^[22]

“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在特朗普任内已经开启供应链合作。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Keith Krach)表示,美国已经决定撇开中国同日、印、澳等盟友改组全球供应链。^[23]在2021年9月峰会上,四国领导人同意开启疫苗、清洁能源、关键新兴技术供应链合作,启动半导体供应链计划,通过绘制产能图、识别漏洞等方式加强半导体及其重要组件的供应链安全。^[24]在制度化建设方面,QUAD已启动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基础设施协调小组、航运特别工作组、气候与信息服务工作组、技术标准联络小组等负责日常事务。^[25]相关机构力图在成员间推行共同的供应链政策和行业技术标准。例如,气候与信息服务工作组旨在制定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联合原则;基础设施协调小组引领基建高标准;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发布《关键技术共同原则声明》,与国际电信联盟和通信产业界合作推行统一技术标准;技术标准联络小组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和先进通信技术等领域基础标准预研究。^[24]此外,QUAD还推动成员国企业与科技界合作,每年召集行业合作伙伴讨论商业和投资问题,资助100名学生赴美国攻读理工科专业研究生学位。^[25]在2023年5月峰会期间,美国同澳大利亚达成建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电缆连接计划,向区域内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推出由四国投资者和企业高管组成的四方投资者网络(QUIN)以促进对关键技术的共同投资。^[26]

美日竞争力和韧性伙伴关系(CoRe)、商业与工业伙伴关系(JUCIP)分别于2021年4月和11月启动。美日合作以中国为潜在对手,试图通过出口管制、设置排他性规则标准等行动将中国规锁至半导体、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产业链低端。美日在全球标准制定上进行信息交流,在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敏感供应链以及关键技术推广和保护方面开展合作。^[27]2022年12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与日本经济大臣西村康稔举行电话会谈,首次直接要求日本配合其加强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随后日本以防扩散之名把94家中国实体列入“外国用户清单”。^[28]CoRe中常设分担研发和生产职责的工作组,成员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商务部以及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经济产业省官员。美日在CoRE和JUCIP框架下进行经济与科技合作,承诺分别投资25亿和20亿美元用于研发、测试及部署包括5G和下一代移动网络在内的网络和先进信息通信技术,建立联合研发机构开展2纳米芯片研究。^[27]

2022年5月,拜登在访问韩国期间宣布与韩国建立“全面战略同盟关系”。除军事领域,两国还将在芯片、电池、民用核电、航天发展、网络空间等战略性产业开展合作。美韩元首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在关键技术领域加强两国对外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合作”。^[29]作为对声明的落实,美韩商务和外贸部门负责人签署备忘录启动美韩供应链和商业对话(SCCD)。2023年4月,SCCD首次部长会议称“针对乌克兰局势,与其他盟国协调执行出口管制措施”。^[30]在制度化建设上,2022年11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同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在SCCD框架下设置两用产品出口管制小组,其任务是促进进出口管制合作。2023年5月SCCD又成立数字经济工作组。同时,韩国计划借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对私营部门实施激励措施,减少企业投资和商业负担的不确定性。

2022年5月,拜登与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建立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以提升两国政府、企业和学术机构之间的战略技术伙伴关系和国防工业合作。2023年1月iCET正式启动,沙利文在启动会上称“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的背景一直是美印关系中的一个特点”。^[31] iCET的制度化建设体现在半导体和国防行业合作上。拜登和莫迪在2022年5月会晤时对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与印度电子半导体协会(IESA)合作组建工作组表示欢迎。^[32] 2023年6月举行的iCET会议上,美印国防加速生态系统(INDUS-X)成立联合工作组,推出联合创新基金,有15家印度国防工业初创公司和10家美国初创公司参与,涉及人工智能、自主系统和航空等领域。^[33]

(二)行动性承诺、制度化水平低

2023年8月美日韩在戴维营峰会上达成协议,“启动预警系统试点,扩大信息共享,加强针对全球供应链可能出现的干扰的政策协调”“为应对和克服经济胁迫做好准备”“加强出口管制三边合作,防止技术被转用于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军事或双重用途能力”。^[13] 由此可见,美日韩三边合作既包含协商义务也包含行动义务。相关表述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在美国和西方的话语体系下,类似“经济胁迫”“双重用途”的表述让该联盟的对华属性跃然纸上。三国合作重点是在半导体领域实施出口管制。目前美日韩三边合作仍属于政府间协调机制,每年举行一次首脑、外长、防长、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商业和工业部长会议,并没有常设机构。

美日荷半导体合作是关注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的联合出口管制。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出台规定禁止使用美国技术、软件或投资的公司向中国出售特定类型的先进半导体,并诱压两国协同对华实施出口管制。2023年3月,荷兰与日本先后更新出口管制政策。荷兰规定相关设备出口至欧盟以外地区须向海关申请许可,日本要求向中国出口所涉设备时逐案审批。^[34] 美日荷出口管制协议是各方关于对华芯片限制的谅解,各自通过国内程序执行出口管制政策,既没有类似部长级会议的定期协调,也没有常设组织。

2022年6月,美国与日本、英国、法国、韩国、澳大利亚、欧盟等宣布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旨在“防止战略竞争对手不公平地利用行业优势扰乱美国及盟国经济”,^[35] 强调提升包括开采、加工和回收全流程在内的全球矿产行业ESG标准,规定仅仅支持符合ESG高标准、能提升当地治理水平的项目。2022年12月,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期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又组建“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SCMA)作为MSP的补充,试图进一步统一关键矿产生产、采购和监管标准。相关举措实质上是通过设置技术和标准壁垒将联盟外国家排除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之外。MSP尚未建立常设机构,成员间的集体行动主要通过政府间协商机制进行。在SCMA成立时,各方表示将通过联合国环境大会、世界银行等机构进行政府间协调;在印度和意大利加入MSP时,两国领导人承诺加强同美国双边合作、在七国集团等多边论坛内就包容性增长与安全问题进行协调。

(三)协商性承诺、制度化水平高

美墨加协定(USMCA)前身是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贸易协定。拜登执政后,USMCA合作范围向供应链议题扩展。2023年2月,USMCA自由贸易委员会通过第5号决议,“考虑乌克

兰危机造成的供应链中断,以及非市场行为体带来的持续挑战”“日益一体化的供应链依赖于北美贸易流的共同维护”,决定“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合作,就关键基础设施优先事项进行协调”。^[36]为此,USMCA在北美竞争力委员会下设立紧急响应三边小组委员会,负责北美在紧急情况下维持区域贸易流动有关事务的协商,并在小组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工作组以协调关键基础设施优先事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技术专家将参与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工作。自由贸易委员会指示北美竞争力委员会(或通过其小组委员会)就应对具体紧急情况的协调和磋商程序提出建议,包括必要时召开小组委员会特别会议的程序和相关的时间表。^[37]换言之USMCA成员仅需要履行协商性承诺。

北美领导人峰会(NALS)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围绕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供应链韧性设立的协调机制。NALS最初是2005年成立“北美安全与繁荣伙伴关系”(SPP)的一部分。SPP于2009年停止活动后,领导人峰会形式得到保留。2021年11月三国元首在NALS上决定建立三边供应链协调机制来加强北美供应链,“确保最大程度地减少对重要行业未来干扰”。^[38]从近年实践看,NALS虽有常设机构也开展经济合作,例如,2023年1月NALS组织首届三边半导体论坛探讨调整政府政策和增加对北美半导体供应链投资等议题,成员国的政府与业界代表将参与其中。成员国地质调查部门也将组织研讨会,探讨北美关键观察资源图绘制工作,推动数据共享,但相关活动主要集中在交流方面,成员间没有行动性承诺。

(四)协商性承诺、制度化水平低

2022年6月拜登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时倡议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PGII),其宗旨是“协调基建领域做法、投资标准、专业知识和资源”。^[39]PGII没有常设机构负责日常运营,有关事务由七国集团高级政府官员协调小组处理。目前PGII的主要行动是美国主导的投资计划,而非联盟成员间的集体行动。在PGII启动仪式上,拜登宣布未来5年内通过赠款、联邦融资和撬动私营部门投资筹集2000亿美元,与七国集团合作伙伴一道联合欧盟全球门户和英国国际投资等计划到2027年筹集6000亿美元用于全球基础设施投资。^[40]

2022年6月,拜登在美洲峰会上宣布建立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美洲伙伴关系”,APEP)以“解决经济不平等、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良好就业以及通过为整个地区的劳动人民提供服务来恢复对民主的信心”。^[41]APEP将加强供应链韧性、推动供应链多样化列为合作方向之一,把半导体、清洁能源和医疗用品作为重点领域。与PGII相似,APEP当前主要是依靠美国向其他成员提供融资援助。在集体行动上,APEP仅规定联盟成员“改善危机应对措施协调”。^[42]在制度化建设方面,APEP规定每年举行部长会议,每两年召开领导人峰会,没有常设机构。

在拜登政府的构想中,“芯片四方联盟”旨在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先进半导体供应链之外。但由于成员利益分化,联盟并未制定有效的共同行动。2023年2月,四方召开第一次高级官员会议,但未形成一致行动计划。

2023年9月,美国、巴西、英国、加纳等32个大西洋沿岸国家通过《大西洋合作宣言》,启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PAC)。宣言表明PAC仅仅“在共同目标上扩大合作”,并没有规定行动性义务。拜登表示,PAC是一个大西洋国家可以定期合作的论坛。

四、美国供应链联盟的影响与发展前景

供应链联盟是美国“中产阶级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也是其为维持霸权地位、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手段和工具,对全球供应链稳定、大国博弈和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产生显著影响。

一方面,美国供应链联盟加速全球经济碎片化与阵营化,破坏全球供应链稳定。供应链联盟与“芯片法案”等产业政策互为表里,共同构成美国供应链政策的基石。一来美国以增强供应链韧性为目标,依靠所谓“民主国家”推动供应链“友岸外包”,利用财政补贴和封闭的区域合作实施保护主义,在联盟内制定统一的行业和技术标准,造成国际技术标准的隔离与竞争,迫使联盟外国家发展不兼容的技术系统,削弱全球技术合作水平。二来美国在供应链联盟内以盟主自居,秉持“美国优先”原则为保护本国供应链设置各类壁垒。供应链联盟虽然号称扩大开放,却频繁实施出口管制,损害国际贸易关系,导致全球供应链效率降低,加剧了国际市场波动以及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美国供应链联盟服务于霸权护持,扩大了大国竞争范围,破坏全球稳定。在“大国无战争”背景下,竞争逐渐取代冲突成为霸权国维持身份地位的重要方式。美国供应链联盟涵盖多地区、多领域、多环节,为其与对手开展地缘、技术和制度竞争提供平台。作为美国认定的“头号竞争对手”,中国首当其冲。联盟是当前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拜登执政后注重修复和提升与传统军事盟友关系,以诱拉胁迫方式联合盟友对华实施遏制打压。如果说“北约亚太化”和亚太“小多边”侧重军事安全领域,供应链联盟则为拜登遏华联盟增加了经济色彩。供应链联盟标志着美国对华“全领域”遏制联盟网络建设基本完成。美国以所谓“经济安全”和“公平竞争”为名,将经济议题政治化、安全化,借助供应链联盟强化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企图阻挠中国获得关键矿产与核心技术,遏制中国在新能源、新基建、关键矿产、先进技术等产业发展势头,破坏中国供应链稳定性和产业综合竞争力。美政府官员曾宣称,IPEF等在内的供应链联盟是“独立于中国的安排”,是用来“反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43]为降低供应链“去中国化”的高昂成本,美国诱压胁迫盟友埋单,导致部分国家离华倾向和对华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例如,菲律宾2023年11月宣布终止与中国多项“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并称将从美日等传统投资伙伴中寻求“更好的替代交易”;2024年1月,荷兰阿斯麦(ASML)公司应美国要求取消了部分光刻机对华出口许可。^[34]相关做法加速中国产业链向东南亚、南亚、墨西哥等地区和国家转移,并对全球产业和金融资本与中国合作造成“寒蝉效应”,不利于中国发挥国外市场产业、资源、技术的反哺作用服务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美国还联合盟伴操弄舆论,以“公平竞争”为名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政府补贴、贸易扭曲、劳工权利等问题上对华提出批评,诋毁中国营商环境甚至政治经济体制,唱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技术创新路线,鼓噪中国“经济见顶”和金融风险给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抹黑中国国内产业发展和海外投资建设,破坏中国国际形象。

美国供应链联盟的前景既受联盟自身发展逻辑的影响,也受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

^① 参见田野,李刚. 大国竞争、政治极化与拜登政府“服务中产阶级”政策进展[J]. 东北亚论坛, 2024(2): 79-94.

从自身发展逻辑看,美国供应链联盟的承诺类型与制度化水平与联盟地域范围、行业领域、盟友特征等因素高度相关。美国倾向于在接近大国博弈地理与议题中心的供应链联盟上提高与盟友协作水平。自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政策起,亚太地区便成为美国关注的战略重心。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的供应链联盟大多包含行动性承诺和较高的制度化水平,而在美洲和非洲地区建立的联盟一般仅包含协商类义务,且缺乏常设组织运营日常事务。随着关键新兴技术在大国博弈中重要性提升,美国在涉及先进半导体和数字技术供应链联盟中往往利用自身优势联合盟友实施出口管制,并设置组织机构加以落实。关键矿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重要性虽然日益提升,但由于美国在相关行业中没有明显优势,故其一般只与盟友开展政府间协商。如果联盟成员同时是美国的军事盟友,或者与美国经济安全联系密切,承担联盟成本、接受政策限制的动力更强,相关供应链联盟大概率拥有行动性承诺和较高的制度化水平。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美国主导的供应链联盟不是行业无差别、地域全覆盖,以及为何美国与相同成员组成的供应链联盟在不同领域的承诺类型和制度化水平不同。因此,在美国维持对盟友优势实力地位的前提下,未来诸如 TTC, IPEF, CoRE, JUCIP, 美日荷半导体合作等供应链联盟的联合行动力度与制度化水平有可能继续提升。“芯片四方联盟”、MSP 等联盟虽目前仅有协商性承诺或没有常设机构,但美国今后大概率仍将提升在相关联盟的承诺深度与制度化水平。当前一些进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趋势。例如,2024年3月,MSP 高官会宣布成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论坛”,为合作伙伴和论坛成员提供了一个讨论和推进项目和政策的平台。^[44]

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看,总统大选结果对供应链联盟发展的程度和方向造成显著影响。哈里斯与特朗普政策倾向与行为方式差异明显,在对外政策尤其是联盟政策的表现上尤为突出。哈里斯大概率会延续拜登政府政策,借助盟友的力量遏制打压中国;而特朗普则质疑联盟、轻视盟友,要求盟友以经济利益换取美国的安全保证。在民主党继续执政的情况下,美国内外政策将保持一定延续性,供应链联盟将继续按部就班扩大与深化。特朗普重返白宫也不意味着美国供应链联盟推进戛然而止,毕竟特朗普在执政时也将供应链议题纳入国家安全和对华战略,但发展重点方向和形式可能有所变化。特朗普可能延续其对“印太”地区的重视,推进该地区供应链联盟的建设。与之相较,美欧之间嫌隙可能扩大,美国与欧洲供应链合作可能面临更大阻力。此外,特朗普重视经济收益,对盟友“搭便车”的容忍度较低,其上台后大概率会改变或削弱对供应链盟的资金支持,这可能导致 IPEF、PGII 等供应链联盟建设停滞。

参考文献

- [1]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s New Actions to Strengthen America's Supply Chains, Lower Costs for Families, and Secure Key Sectors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11/27/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nounces-new-actions-to-strengthen-americas-supply-chains-lower-costs-for-families-and-secure-key-sectors/>, 2023-11-27.
- [2] 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3.
- [3] Brett Ashley Leeds and Sezi Anac. Allianc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Alliance Performance [J]. International Interac-

- tions, 2005, 31(3): 190.
- [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Collective Defense Arrangements [EB/OL]. <https://2009-2017.state.gov/s/l/treaty/collectivedefense/>, 2024-06-25.
- [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lliances vs. Partnerships [EB/OL]. <https://www.defense.gov/News/Feature-Stories/story/Article/1684641/alliances-vs-partnerships/>, 2019-03-25.
- [6] Michael C. Williams. Words, Images, Enemies: Securi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3, 47(4): 512-513.
- [7] 龚婷. 美国政府推动构建“供应链联盟”之评析[J]. *美国问题研究*, 2022(2): 2.
- [8]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Global Supply Chain Security Implementation Update [R]. 2013.
- [9]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 2017.
- [10]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 2022.
- [11] Jake Sullivan. The Sources of American Power: A Foreign Policy for a Changed World [J]. *Foreign Affairs*, 2023, 102(6): 12.
- [12] Victor D. Cha. How to Stop Chinese Coercion: The Case for Collective Resilience [J]. *Foreign Affairs*, 2023, 102(1): 89-101.
- [13] The White House. The Spirit of Camp David: Joint Statement of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the-spirit-of-camp-david-joint-statement-of-japan-the-republic-of-korea-and-the-united-states/>, 2023-08-18.
- [14] 田野. 国际制度的形式选择——一个基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模型[J]. *经济研究*, 2005(7): 98.
- [15] James D.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97, 41(1): 68-90.
- [16]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Establishes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 Initiatives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16/fact-sheet-u-s-eu-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establishes-economic-and-technology-policies-initiatives/>, 2022-05-16.
- [17] The White House. U.S.-EU 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2/05/u-s-eu-joint-statement-of-the-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 2022-12-05.
- [18] The White House. U.S.-EU 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EB/OL]//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31/u-s-eu-joint-statement-of-the-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2/>, 2023-05-31.
- [19] U.S. Embassy & Consulates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European Union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EB/OL].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the-united-states-european-union-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 2021-09-30.
- [20]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EB/OL]. https://www.trade.gov/useuttc?_gl=1*qumgv4*_gcl_au*NDYyMTk2NDEuMTcxMDIxMzAwMQ., 2024-01-31.
- [21]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nounces Upcoming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 IPEF Supply Chain Agreement [EB/OL].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4/01/us-department-commerce-announces-upcoming-entry-force-ipef-supply-chain>, 2024-01-31.
- [22]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Pillar II - Supply Chains [EB/OL]. <https://www.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2023-09/2023-09-07-IPEF-Pillar-II-Final-Text-Public-Release.pdf>, 2023-09-07.
- [23] 张立, 罗瑶. 美日印澳供应链安全合作的进展、前景及影响探析[J].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22(3): 72.
- [24] The White House. 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Spirit of the Quad"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12/quad-leaders-joint-statement-the-spirit-of-the-quad/>, 2021-03-12.
- [25]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Quad Leaders' Summit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fact-sheet-quad-leaders-summit/>, 2021-09-25.
- [26] The White House. Quad Leaders' Summit Fact Sheet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20/quad-leaders-summit-fact-sheet/>, 2023-05-20.
- [27]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S. -Japan 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CoRe) Partnership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fact-sheet-u-s-japan-competitiveness-and-resilience-core-partnership/>, 2021-04-17.
- [28] 李金峰. 美日半导体合作及其发展限度[J]. 现代国际关系, 2023(10): 132.
- [29] 商务部. 美韩将加强供应链及出口管制合作 [EB/OL]. <http://exportcontrol.mofcom.gov.cn/article/gjdt/202205/648.html>, 2022-05-30.
- [30]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nited States - Korea Supply Chain and Commercial Dialogue Ministerial Joint Statement [EB/OL].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3/04/united-states-korea-supply-chain-and-commercial-dialogue-ministerial>, 2023-04-27.
- [31] “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正式启动, 外媒: 拜登希望借此对抗中国 [EB/OL]. http://www.news.cn/mil/2023-02/02/c_1211724304.htm, 2023-02-02.
- [32]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Elevat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the initiative 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iCET)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1/31/fact-sheet-united-states-and-india-elevate-strategic-partnership-with-the-initiative-on-critical>.
- [33] Indo-Pacific Defense Forum. India, U.S. Advance Defense Technology Initiative [EB/OL]. <https://ipdefenseforum.com/2023/08/india-u-s-advance-defense-technology-initiative/>, 2023-08-02.
- [34] 阿斯麦应美国要求取消中国部分光刻机订单 [EB/OL]. <https://www.zaobao.com.sg/news/china/story20240102-1459609>, 2024-01-02.
- [35] 刘国柱, 白语诺. 拜登政府的“清洁能源革命”与关键矿物的地缘政治[J]. 太平洋学报, 2023, 31(10): 39.
- [36]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Statement from Ambassador Katherine Tai on USMCA Free Trade Commission Decision on North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EB/OL].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3/february/statement-ambassador-katherine-tai-usmca-free-trade-commission-decision-north-american>, 2023-02-23/2024-06-26.
- [37]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Decision No. 5 of the Free Trade Commission Of The CUSMA, T-MEC, and USMCA [EB/OL].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23-02/FTC%20decision%20%235%20trade%20flows%20English%20Final.pdf>, 2023-02-20.
- [38]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Key Deliverables for the 2021 North American Leaders' Summit [EB/OL].

-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1/18/fact-sheet-key-deliverables-for-the-2021-north-american-leaders-summit/>, 2021-11-19.
- [39] The White House. Memorandum on the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2/06/26/memorandum-on-the-partnership-for-global-infrastructure-and-investment/>, 2022-06-26.
- [40]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About Us [EB/OL]. <https://www.state.gov/about-us-office-of-the-u-s-special-coordinator-for-the-partnership-for-global-infrastructure-and-investment/>, 2024-06-26.
- [41]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s the Americas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6/08/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nounces-the-americas-partnership-for-economic-prosperity/>, 2022-06-08.
- [42] Government of Canada. 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Americas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EB/OL].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nternational_relations-relations_internationales/apep-pape/2023-01-27-joint-declararion-commune.aspx?lang=eng, 2023-01-27.
- [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 [R/OL]. https://www.fmprc.gov.cn/wjbxw_new/202206/t20220619_10706065.shtml, 2022-06-19.
- [4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nder Secretary Fernandez Welcomes the Addition of Estonia to the 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 (MSP) and MSP Partners Announce the Creation of the 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 Forum [EB/OL]. <https://www.state.gov/under-secretary-fernandez-welcomes-the-addition-of-estonia-to-the-minerals-security-partnership-msp-and-msp-partners-announce-the-creation-of-the-minerals-security-partnership-forum/>, 2024-03-04.

[责任编辑 孟祥臣]

ABSTRACTS

On Building China's Image as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in the New Era

WANG Ya-qi WU Zhi-cheng · 3 ·

Abstract: Building an image as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that is confident, self-reliant, open and inclusive and has a global vision is a historic achievement and change in China's foreign affairs in the new era. Taking confidence and self-reliance as its foundation, adhering to an independent and peaceful foreign policy,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 of having the courage to fight and being good at fighting, China not only maintains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but also solidify the foundation for undertaking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its own development. China maintains a global vision, adds more substance to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participates in and leads the global governance proces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and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major country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hina adheres to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pursues a mutually beneficial strategy of opening up, promotes high-quality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deepens and expands the global partnership network, promotes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guid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wards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promotes win-win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ina has always placed its own development in the coordinate system of human development, firmly fulfilling it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and has become a stabilizing force for the turbulent and changing world, and a bulwark for promoting historical progress. China will surely make new and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cause of human progress.

Key Words: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National Image; Confident and Self-reliant; Global Vision; Open and Inclusiv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U.S.-Led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XU Xiu-jun CHANG Fang-yu · 16 ·

Abstract: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 is an initiative proposed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compensate for the lack of economic pillars in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Its main purpose is to establish a Chinese exclusion economic circl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o contain China and leverage the power of allies to drive its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chosen to adopt an executive and modular path to promote the IPEF in order to avoid the impact of partisan struggles in Congress. However, while the executive path has brought convenience, it has also made the IPEF lack legal safeguards, vulnerable to changes in the ruling party and constrained by executive authority to include free trade-related ele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dular path has also caused an imbala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Supply Chain Pillar, the Clean Economy Pillar, the Fair Economy Pillar, and the Trade Pillar. Even i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able to make a breakthrough in trade negotiations, the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Trade Pillar still needs to be supported by congressional legislation, and ultimately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bypass the constraint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Key Word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 U.S. Regional Cooperation Arrangement; Executive Path; Modular Path

United States Supply Chain Alliances Formation: Progress, Types, and Prospects

LI Chong CHEN Zhao-yuan · 32 ·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reas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major countries and global challenges, the scope of alliances has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the conventional military sphere to global governance issues such as supply chains. After the 9/11 attacks, the United States witnessed an accelerated trend towards "alliance-based"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cooperation: elevating supply chain issues to the security level, identifying certain countries as sources of potential threats to supply chains, and collaborating with its allies to implement collective measures such as export controls, economic sanctions, and investment reviews targeting the supply chains of competitors. Dur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developed a supply chain alliance framework aimed at achieving "collective resilience," encompassing multiple regions, sectors, and links. There are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the types of commitments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 of U.S. supply chain alliances. Supply chain alliances that cove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arget key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semiconductors, and comprise members with stro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ties to the United States usually exhibit operational commitments and higher level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Supply chain alliances are part of the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 and an important tool to maintain its hegemonic position and strengthen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exerting significant impacts on global supply chain stability, great power games, and the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U.S. supply chain alliances possess significant potential for further enhancement, and their prospects will be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election results.

Key Words: Supply Chain Alliances; Global Governance; China-U.S. Relations; U.S. Diplomacy; Securitization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Asia-Pacific Strategic System Based on Field Theory

YANG Mei-jiao · 47 ·

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time" and "trend"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landscape has undergone key change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Asia-Pacific strategy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academia. Based on the model of the field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dual effects of strong positional advantages and high threat perception have influenced the emergence of the hub-and-spokes system. Weak positional advantages and high threat perception have stimul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ultilateral alliance system.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U.S. Asia-Pacific strategic architecture has evolved from the hub-and-spokes system to the American-style multilateral "latticework" of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anges in the power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the escalation of geopolitical games, the U.S. Asia-Pacific strategy also shows a dual form of change and constancy. The change 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akened positional advantage in the Asia-Pacific, while the constancy is reflected in its continued high degree of threat perception in the Asia-Pacific field, all serving to maintain U.S. hegemony. In view of this, China can effectively respond by optimizing the regional opening layout to strengthen its influence, exploring new models of interaction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region,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reby gaining strategic initiative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Key Words: Positional Power; Threat Perception; Field Theory; Hub-and-Spokes System; Latticework of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The Important Practice of Building a Region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alysis of China-ASEA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FAN Jia-ru · 62 ·

Abstract: China is leverag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establish a spatial connectivity network b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with neighboring